

新刻蒙求

再板

中



孫康映雪	車胤聚螢	李充四部	井春五經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阮宣杖頭	畢卓甕下	文伯羞鼈	孟宗寄鮓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阮放八雋	江泉四凶	華歆忤旨	陳羣感容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桓温奇骨	鄧艾大志	楊脩捷對	羅友默記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買妻耻醮	澤室犯齋
馬后大練	孟光荆釵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秦彭攀轅	侯霸臥轍
淳于炙輶	彥國吐屑	太真玉臺	武子金埒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賈琮褰帷	郭賀露冕	馮媛當熊	班女辭顰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平叔傅粉	弘治凝脂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韋賢滿籟	夏侯拾芥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蘓武持節	鄭衆不拜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趙壹坎壈	顏驥蹇剝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王哀拍慘	閔損衣單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千木富義 於陵辭聘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蟻

伊籍一拜 鄺生長捐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豫讓吞炭 鉏麴觸槐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胡嬪爭櫛 晉武傷指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蔡巴嘆酒 偃師舞木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叔寶玉潤 彥輔冰清 衛后鬢髮 飛燕體輕

玄石沈酒 劉伶解醒 趙勝謝壁 楚莊絕纓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張憑理窟 裴頡談藪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廣漢鈞距 弘羊心計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鄺寄賣友 紀信詐帝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孫康映雪 車胤聚螢

孫氏世錄曰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遊不雜後至御史大夫

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桓温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李充四部 井春五經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褚裒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後為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

後漢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大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

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蔥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共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蠶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決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

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
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精辨論議
常依名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王莽專政召為
前輝光西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
世盛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
人多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
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
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絨閉
如舊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
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
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
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
絕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
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
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
怒乃引其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
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
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

新刻... 卷之...
人士以朝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 畢卓甕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脩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旨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爲太子洗馬避亂爲賊所害

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少希放達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爲溫嶠長史

文伯羞鼈 孟宗寄鮓

魯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小焉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吳錄孟仁字武恭本名宗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

為作厚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
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高之曰
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
寄母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遷兵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
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未
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
孝所感仕孫皓至司空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
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

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
待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
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
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
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
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
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
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
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在鄉黨詳言正色三
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

詠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輒陳諫
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
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
疾篤遂罷

隱之感隣 王脩輟社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
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
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
韓康伯隣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輟餐投筋
為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
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領州珍異所出前

後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州有
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
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
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
章紫綬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
日凶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後
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
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遷魏郡太守為治
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雋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頽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都鑒為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為達伯下壺為裁伯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臬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張嶷以狡為猾伯而聃以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陳羣感容

華嶠譜叙曰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旨徒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羣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

卿卿懸長盛或作懸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恢
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客長戟
幡旗眾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
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
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
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
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
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
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

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
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
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
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
解縛受璧焚檣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
軍大將軍卒謚武

吳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
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
公乎卒如夢焉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
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
艾所破及後主降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會
厚待之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
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因謂
維等請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
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
斗大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
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

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
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溫奇骨 鄧艾大志

晉書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暮溫嶠見之曰
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彞
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
嘗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
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
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

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空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

楊脩捷對 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

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執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忌脩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壘曰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食了無
作密為人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
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
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
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儀
狄造酒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
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弃
耕作之業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

為文書所劾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
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葬
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
百人韶口辨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
便便懶讀書任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

新刻叢書卷之十
爲字腹便便五經等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韶之
才捷皆此類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以足跑
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
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
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
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且吁嗟滕公居此室
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
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神怪志將軍王果爲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
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問舊行人皆
云已久果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
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
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
因留爲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耻醮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
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
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
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

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思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後漢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不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成人嘗久疾大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

孝性淳篤，恩情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

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顏叔秉燭，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空也。若魯人然，曾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采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

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帝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空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齧癰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没入之竟寄死人家

後漢郭况，真定豪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

泣

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莽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輶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久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送以安車駕馱，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

談天衍彫龍奩炙穀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輿輿者
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曾不盡
如炙輿也衍輿謂二騶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
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大尉王
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
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元帝時為湘州刺
史

太真玉臺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真大原祁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
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

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
女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婚公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
得但如嶠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
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時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
婿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
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大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
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
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
遷侍中坐免官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

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

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崑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得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盜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

袁紹之命道還鄉里太祖為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免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州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會卒摯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

張之但得一雙鳥焉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間平復為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竟殺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

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
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引挽
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蹠
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
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
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
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
多事苟趣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晉衛恆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
秦時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從
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
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
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
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
殳書八曰隸書恆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瓘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
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

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衆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顓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爲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

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謁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因赦天下郡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問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褰帷 郭賀霧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阯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

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執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淨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

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婕妤越騎校尉况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謗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玉王帝兄素驕

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使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傅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為吏部尚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明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麵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目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彞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諸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鳩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

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
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
如此環矣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
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
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
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
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
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
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
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養之漸
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刃自投於水
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
至東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頸有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
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
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
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
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一予力之不怠中心謂何宿
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父母
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

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
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
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
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
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
齊閔王逃亡而葬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
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
女曰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
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
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

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情吾兄行追之逢霖水
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
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
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
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籬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入質朴少欲篤志於
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
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
仕自賢始少子女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
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

籛不如一經玄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大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右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成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個儻不羈為士類所稱相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蘓武持節 鄭眾不拜

前漢蘓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

匈奴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絛，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

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眾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醜表，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眾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

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日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備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練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歸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不肯仕官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使新垣衍欲之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被秦弃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

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隱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

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

前漢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没于石勒，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

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朝弃而暮及
明日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仕為尚書右僕射攸弃
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
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
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
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晉嵇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謂紹曰巨源在
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裴頠
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
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
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而
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嘆之
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元帝表
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牢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
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
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
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
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
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

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
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詰
東市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富何不早
散之崇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司
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
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
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箒俱如
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
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

滌器於市中王孫耻之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
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
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
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久之蜀
人楊得意為狗監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
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此賦上驚召問以為郎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
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

以國政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斲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趙壹坎壇 顏駟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

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

時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
選能治者以遂爲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
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鈎田器者皆爲良
民吏毋得聞持兵者廼爲盜賊盜賊悉平民安土樂
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
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
貴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從至
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
空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
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
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
爲丞以褒顯遂云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未爲蜀郡
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
選郡縣小吏閑敏有材者親自飾厲遣詣京師受業
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爲右職官有至郡守刺
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
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悌力田每
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
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
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

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仲嬰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遂為博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阜康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

為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議者司馬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

人生業農畢乃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販郵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詰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奉資勉入大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盧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云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于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哀拍慘 閱損衣單

晉書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陰人少立操尚博學多能

其父儀為文帝同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蓺我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本哀作褒非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忘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韞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二子單父善之而此母亦悔改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候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秦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

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矣，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悉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絰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此，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

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
西遷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
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
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
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曾祖
龔祖暢皆為三公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
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謀逆
病死剖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
婢侍列皆有血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

新衣而出客多反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
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
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闕後閭驅諸婢妾數十人並
放之時人嘆異

世說
任誕注
壽頗多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
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顏無怍色有
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為
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
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初，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

能忘懷。」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弃亦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二寶。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袁閔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槩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
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
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
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因特令闔者而
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人見
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
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
號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構愍懷太子之文及晉書
限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
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怨及
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為亂同
被誅謐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己子時賈后淫虐
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壽曰得我道以修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
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
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

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諂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遂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權率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為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

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

于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干木先于德寡人先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于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為

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

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
唯秘書監執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
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
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飲預
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
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
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
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
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恆曰章帝
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
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
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
書寸紙不見遺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
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
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
東南馳至饒陽無婁亭天寒眾飢疲異上豆粥明日
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
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芻肩因渡滹沱河

還拜偏將軍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下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又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婁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父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急變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延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

陰少年又侮信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以為怯及信為楚玉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為欲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休權孫和生皓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勸訓歷家

神仙傳 壺公語 房曰昔 處天曹 以公事 不勤見 責因謫 人間耳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罌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蒯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三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隣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諸生爲請。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請之。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諮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驪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蟆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衆。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爲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高。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

新刊卷之十

四十一

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後赤眉賊入關見殺

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

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辨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機捷類如此權甚異之

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空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延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敘錄應璩字休璉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文帝世歷散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百一詩以諷焉其畧曰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問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多功世要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慙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滅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李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

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為三公

會稽典錄盛吉字君遠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

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披土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

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
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爲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
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
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
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婦人載
過朝省爲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
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歎而言曰不忠
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
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爲安東
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酣
縱常爲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
所司彈劾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
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
餘兩小麓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
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
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
史逖之子蘇峻起京師矯詔以爲侍中爲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棄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十年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

教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起改爲魯班初平改爲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爲操怒謀殺之爲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溫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爲兩向慈飲其半送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

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狀仰欲落不落一坐瞞
自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所
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
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沈之復引出皆三
尺餘操鱸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
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今增二端語頃即得薑還
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
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
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

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
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
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邀還家為設
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
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
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餘
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
船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
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
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
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
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
久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
容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
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
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
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千客將
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
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

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
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當如三二月百
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
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
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
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
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大康
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
道壞落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

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藉超宗先在僧
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
受投鼻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
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儉字仲寶祖曇首
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
相之門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
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
志賦詩云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
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井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
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
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

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
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
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
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粲為司徒與尚
書令劉彥節貳於高帝死其事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
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後拜衛尉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統綉珎金翠絲竹盡
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

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始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典畧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

親文家本卷之中
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胡嬪爭擣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孫西距諸

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十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有所薦

舉惟恐人之間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
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
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
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
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光凡為御史
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
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
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
隣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

性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何是害生何
止去其一莊曰獵真我釣真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
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以為知言晚節亦不
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
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今按前節
見世說補
本然話林
後出徐補
不及有理
若後節即
載古本世
說棲逸篇
似失考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
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穴
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
耳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

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冠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冠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二世笑而止。

此冬至ヲミルノ方也。管長九寸，圍九分九釐八十一，是律教之寸也。此管中ニ灰ヲ入テ土中ニ埋ミテ見シ風ヲ遊置，則土中ノ陽氣登テ灰ノ發スル寸是冬至ノ入刻也。術曰：甲子六十ヲ置三ニ，八百八十日中管寸九寸ヲ去，則百七十一トス。

又夏至ヲ知ニハ管ノ長サ六寸，圍六ト六六三六六前ノ如ク埋メ陰氣降ル寸ハ灰徴ニ依テ沉ム之ヲ夏至ノ入刻トス。陰律六十寸ニ分サ分ニ終ルニ復メ夏至ヲ得，易曰：天ヲ三十三地ニトス。

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贊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閔。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君耻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墮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邛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啣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欒巴喫酒 偃師舞木

神仙傳欒巴蜀郡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喫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

成都市失火，臣巽酒為雨，以滅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鎖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

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刻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華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曆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萬餘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 彥輔冰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識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

玉潤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謳者武帝被霸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

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
男為太子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
太子敗亡后自殺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
不舉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
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立為皇后後寵
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姊弟顯寵十餘年皆無子及
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為皇
太皇帝崩見廢自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

在昭陽殿右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
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一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

玄石沉酒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
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
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
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
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
萬物為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捐酒

毀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
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
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二斛五斗解酲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銜肉隗然復醉嘗醉與
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
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
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
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躄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
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從家樓臨

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
躄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
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笑臣願得
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稍稍引去
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躄者以為愛色而賤
士即去取勝乃斬笑者頭自造躄者門謝焉後乃復
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
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
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
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

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燿而罷後晉
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晉人
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
飛廉為紂石北方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皇甫
謐曰作石槲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
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

七畧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
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為鄉間所稱舉孝
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
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
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未坐判之言
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
彌日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
孝廉船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
張憑勃窣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語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

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

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

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

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

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柰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

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

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

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

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
 流聞其發奸摘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自漢
 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
 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
 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
 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
 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
 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
 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
 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竟坐要斬百姓追

思歌之至矣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
 三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
 折秋毫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
 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
 家僮衛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
 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給事建
 章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
 三萬騎出高闕追匈奴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
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
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
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
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去病以后姊子年
十八爲侍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
將軍後置大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爲人
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願
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
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上益重愛之

鄼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鄼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
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周
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與出游勃
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鄼况賣友

前漢紀信爲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
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
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
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
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
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袒獨異焉
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
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
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
析玄理微妙有竒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
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
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
濤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內史

趣
シユモヤ
スウツル
行也

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
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新文家三卷之四

蒙求卷之中終

